

金匱要略合釋卷二

王新華



金匱要略方論今釋卷二

川沙 陸彭年淵雷 撰述

受業妻嘉定沈本球 參校

●瘧病脈證并治第四

證二條 方六首

瘧病以往來寒熱發作有時爲候。其病理原因蓋難言矣。內經瘧論文既不甚可解。刺瘧論臚舉足六經之瘧及五藏胃府之瘧。刺法失傳。今亦不能得其旨。後人或以爲溼。或以爲痰。皆臆測而已。西歷千八百八十年。法醫拉非蘭民 Laveran 於瘧病人之血中發見一種孢子蟲。卽認爲瘧疾之病原。名之曰麻拉利亞原蟲。其後醫家詳加研究。知此蟲入於人之赤血球。每次分裂繁殖時。其人卽瘧發。始惡寒。繼發熱。終則汗出熱退。孢子蟲種類不同。其成熟分裂之期有長短。故瘧有每日發。間日發。三日發之異。千八百九十七年。露斯氏 Ronald Ross 證明傳染之徑。

路係一種蚊。名安俄斐雷斯 Anopheles 者。介入人體。傳染後發病前之潛伏期。自三十六小時至二十一日不等。此說爲現代西醫所公認。視爲鐵案者也。然春夏之交。蚊蚋已多人。不病瘧瘧之流行。反在深秋。又有隆冬病瘧。寒熱汗三程。悉具者。斯時蚊之絕迹已久。則蚊傳瘧蟲之說。已不可信。德人殼克氏 G. G. 所持以證明細菌爲病原者。凡有三例。某病患者之體內。必能檢得該病之病原菌。此其一。凡病原菌可以培養而得其純粹菌羣。此其二。將純粹菌種於動物體內。則動物現該病之特有證狀。此其三。然西醫之言麻拉利亞也。有所謂假面性間歇熱者。其人血中不見孢子蟲。但以瘧疾特效藥奎寧治之而愈。亦謂之麻拉利亞。則與殼克之第一例不合。又有作弛張熱及稽留熱者。有並不發熱。但皮色污穢蒼白。心悸氣促。關節疼痛。體力衰脫者。以其血中皆有孢子蟲。亦謂之麻拉利亞。則與殼克之第三例又不合。由是言之。病瘧者未必由於孢子蟲。染孢子蟲而病者未必作瘧型。孢子蟲之傳染。亦未必由於蚊類也。愚以爲細菌原蟲之足以致病者。

隨時隨地有之。卽健康人之體內亦常有病原菌發見。其人所以不病者。抗毒力充足。病菌於體內不能繁殖故也。病菌繁殖於體內。必因其人抗毒力衰減之故。抗毒力之衰減。多因外界氣候之異常變化。調節機能失於應付之故。然則國醫以六淫爲病原者。雖若膚泛而至理存焉。

師曰。瘧脈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下之差。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可發汗鍼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

此條憑脈不憑證。乃脈經家言。非仲景法。然瘧脈自弦是事實。徵之實驗。瘧始發。惡寒戰慄時。其脈弦發熱汗出時。則不弦。脈之所以弦。因淺層動脈收縮故也。淺層動脈收縮。則皮色蒼白。口脣指甲作紫藍色。見鬱血證。故脈弦與鬱血同時俱見。皆在瘧疾之惡寒期中。數屬熱。遲屬寒。亦是脈法大綱。弦小緊者以下。則不可過信矣。

徐彬金匱論註云脈大者爲陽小者爲陰緊雖寒脈小緊則內入而爲陰矣陰不可從表散故曰下之愈遲既爲寒溫之無疑弦緊不沈爲寒脈而非陰脈非陰故可發汗針灸也瘧脈概弦而忽浮大知邪在高分高者引而越之故可吐既云弦數者多熱矣而復申一義云弦數者風發見多熱不已必至於熱極熱極則生風風生則肝木侮土而傳其熱於胃坐耗津液此非徒求之藥須以飲食消息止其熾熱卽梨汁蔗漿生津止渴之屬正內經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

從尤氏刪節其解弦數本

之乃師喻氏醫門法律

元堅云此條就脈候以示瘧病證治之綱領蓋瘧是半表半裏之病其有表裏證亦少陽病邪之所派及不比傷寒太陽陽明之情機故其汗吐下亦與傷寒之治例不同所言弦數者多熱卽白虎加桂枝湯柴胡去半夏加栝樓湯證也弦小緊者下之差鼈甲煎丸是也弦遲者可溫之柴胡桂枝乾薑湯是也弦緊者可發汗牡蠣湯是也浮大者可吐之蜀漆散是也療瘧之法實不能出於此數件矣又按



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外臺無止字。似義稍長。

病瘡。以月一日發。當以十五日愈。設不差。當月盡解。如其不差。當云何。師曰。此結爲癥瘕。名曰瘡母。急治之。宜鼈甲煎丸。

外臺病瘡。上有問字。其作期丸。徐鎔本作圓。下並同。

此條言瘡病至一月以上者。當治其瘡母也。一日發十五日愈。不差月盡解者。蓋謂瘡病不服藥。大抵節氣一更而自愈。否則節氣再更而自愈。然亦約略之詞。事實上並不盡然。故脈經無此文。但云瘡病結爲癥瘕。可以見也。瘡母字。依玉篇當作痔。莫厚切。云病痔癰也。案瘡母。卽西醫所謂脾臟腫大。脾臟位於左脇下。作橢圓形。大小略如內腎。質甚柔脆。其生理功能。尙未明瞭。患急性熱病者。脾臟往往腫大。瘡病尤甚。發熱則腫。按之堅而痛。熱退則腫消。瘡母者。病久而脾腫不消也。據西醫之說。則因瘡發而脾腫。非因脾腫而發瘡。然瘡病熱退之時。血液中孢子蟲絕少。反於脾臟骨髓等深部。營分裂生殖。且脾腫不消而瘡不差。則謂久瘡由

於脾腫也亦宜。

鼈甲煎丸方

鼈甲十二分炙

烏扇三分燒

黃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婦三分熬

乾薑三分

大黃三分

芍藥五分

桂枝三分

葶藶一分熬

石韋三分去毛

厚朴三分

牡丹五分去心

瞿麥二分

紫威三分

半夏一分

人參一分

廔蟲五分熬

阿膠三分炙

蜂窠四分炙

赤消十二分

蜣螂六分熬

桃仁二分

右二十三味為末取鍛竈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盡一半著鼈甲於中煑令泛爛如膠漆絞取汁內諸藥煎為丸如梧子大空心

服七丸日三服

千金方用鼈甲十二片又有海藻三分大戟一分廔蟲五分無鼠婦赤消二味以鼈甲煎和諸藥為丸

元堅云古方所言分者係裁分之分非六銖為分之分此方鼈甲千金注作三兩而鍛竈下灰與清酒俱有定量則他藥以分稱者蓋後人所妄改其三分者宜作十八銖六分宜作一兩十二銖五分宜作一兩六銖一分宜作六銖二分宜作十



二銖四分宜作一兩始合古義淵雷案千金作成死鼈十二片治如食法聖濟作鼈肉煎丸用

生鼈肉半斤治如食法注云要略作鼈甲三兩而他藥皆以銖兩計其方有大戟海藻蟲無

鼠婦赤消共二十四味分量亦頗異原注所斟殊不覈浸灰候酒盡一半千金作

以酒漬灰去灰取酒

脾臟腫大雖為急性傳染病之併發病然其所以腫則因脾動脈生血栓或竟栓

塞或因急性鬱血而起西醫於血栓栓塞殊無治法故能知脾腫之原因而不能

療治國醫不知脾腫謂之瘧母然治之以鼈甲煎丸何其冥悟而默契也方中藥

味雖多大要是行血消瘀之品所以溶解血栓滌除鬱血殆所謂原因療法歟

山內慮云此方逐血之品特多者以瘧至久則血道澀滯與邪搏結楊仁齋有瘧

有水有血當以常山草果檳榔青皮烏梅甘草作劑加五靈脂桃仁為佐之說其

意可見矣金匱述義引

程氏云瘧母者邪氣內搏於藏府血氣羈留而不行息而成積故內結癥瘕而外



作往來寒熱。內經曰：堅者削之。結者行之。以鼈甲主癥瘕寒熱。故以為君。邪結於血分者，用大黃芍藥、蟅蟲、桃仁、赤消、牡丹、鼠婦、紫葳，攻逐血結為臣。邪結於氣分者，厚朴、半夏、石葦、蘼葶、瞿麥、烏羽、蜂房、蜣螂，下氣利小便，以為佐。調寒熱利陰陽，則有黃芩、乾薑、通營衛，則有桂枝、柴胡，和血氣，則有阿膠、人參、六味，以為使也。結得溫即行，竈灰之溫，清酒之熱，所以制鼈甲。同諸藥而逐癥瘕瘧母。

丹波氏云：烏扇即射干。見本經。千金作烏羽。赤消，活人書云：消石生於赤山。攷本草：射干散結氣，腹中邪逆。鼠婦治月閉血癥，寒熱。石葦治勞熱邪氣，利水道。紫葳治癥瘕血閉，寒熱。瞿麥利小便，下閉血。蜂窠治寒熱邪氣，蜣螂治腹脹寒熱。利大小便。蟅蟲治血積癥瘕，破堅。鍛竈灰即鍛鐵竈中灰爾，亦主癥瘕堅積。此方合小柴胡、桂枝、大承氣三湯，去甘草、枳實，主以鼈甲，更用以上數品，以攻半表之邪，半裏之結，無所不至焉。

師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瘧瘧。若



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鑠脫肉

此條語出瘧論脫肉徐鎔本誤肌肉趙刻本俞橋本及外臺並作脫肉與瘧論同瘧論云其但熱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瘧瘧瘧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鑠脫肉故名曰瘧瘧案陰氣先絕陽氣獨發云者其人津液少而體溫之形成亢盛所謂陰虛陽盛之體也古人名體溫曰衛氣又以肺主氣故體溫形成亢盛者謂之肺素有熱又以心主火而爲陽藏故瘧病之但熱不寒者謂之氣內藏於心後人竟以瘧瘧爲心肺之病則誤矣體溫之放散身半以上爲多故氣盛於身則厥逆上衝少氣煩冤也手足爲諸陽之本陽盛故手足熱熱干於胃故欲嘔名曰瘧瘧瘧者熱也津液本少又發瘧瘧則體內脂肪蛋白質愈益分解而消耗故令消鑠脫肉



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

瘧論以先熱後寒者為溫瘧但熱不寒者為瘧瘧金匱則瘧瘧溫瘧似無別且瘧

瘧但熱不寒厥逆上衝謂衝逆非厥冷之厥以證候論亦是白虎加桂枝湯所主然則雖無別

可也瘧脈自弦如平謂不弦也身無寒但熱則脈不弦可知瘧脈之弦必在惡寒

鬱血時矣

元堅云瘧邪本在少陽故時嘔此證則熱邪熏胃者為甚故身無寒但熱更就骨

節疼煩視之則猶有表邪在故加桂枝於白虎湯中以兼治表裏白虎清涼而少

陽之邪亦解猶三陽合病用白虎之例傷寒論二百二十八條

白虎加桂枝湯方

知母六兩

甘草二兩

石膏一斤

粳米二合

桂去皮三兩

右剉每五錢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汗出愈

粳米二合千金外臺及傷寒論白虎湯並作六合桂俞橋本作桂枝並是賁服法



亦非仲景之舊。千金云右四味。咬咀以水一斗二升。煮米爛去滓。加桂心三兩。煎取三升。分三服。覆令汗。先寒發熱汗出者愈。外臺此下更有十四字云。傷寒論云。用粃粳米。不熟稻米是也。

聖濟總錄云。知母湯。

方即本

治溫瘧。骨節疼痛。時嘔。朝發暮解。暮發朝解。

案即千金本方之證治也。

方極云。白虎加桂枝湯。治白虎湯證而上衝者。

方機云。瘧疾身熱。骨節疼煩。渴欲飲水者。白虎加桂枝湯主之。

類聚方廣義云。霍亂吐瀉之後。身體灼熱。頭疼身痛。大渴煩躁。脈洪大者。宜此方。淵雷案。此方千金外臺俱用桂心。凡仲景用桂枝。而千金外臺用桂心者。不一而足。細考之。殊無條理可尋。東醫吉益氏之流派。遂以桂枝桂心爲一物。俱治衝逆。然桂心味厚。桂枝味薄。衝逆而有表證者。宜桂枝。衝逆而下焦寒者。宜桂心。此方有骨節疼煩之表證。則用桂枝爲是。

吉益猷險症百問云。一婦人病瘧。乾嘔不能食。又惡心。強食之。則必吐。發時。身體



疼痛寒少熱多嘔吐益甚。試多與冷水。則嘔吐稍止。於是作白虎加桂枝湯。令熱服之。忽焉振寒發熱。大汗出而愈。淵雷案。此案因白虎證不具而嘔吐劇。南涯蓋偶憶金匱溫瘧有時嘔之證。故先以冷水試之。喜冷則可與白虎。得冷水而嘔吐稍止。則與本條之時嘔正合。故用白虎加桂枝湯。觀其得湯而病愈。可知仲景所記證候。皆由積驗而來。可爲用藥之標準。絕非率爾操觚者。此大論要略之所以可寶也。尤奇妙者。服湯後。振寒發熱。大汗出而愈。千金不云乎。先寒發熱。汗出者愈。蓋溫瘧本無寒。服藥反先寒。則爲暝眩。暝眩斯病愈矣。讀金匱千金者。於此等處。往往漠不經意。庸詎知其記用藥之標準。記暝眩之狀況乎。夫漢唐醫書。質樸翔實。時醫不能讀其文。不敢用其方。獨嗜金元以後。浮夸臆造之說。旅進旅退。不自濯磨。坐使國醫黯然無色。而東邦健者。反乘時崛起。丕振宗風。此亦吾黨之羞。可不力爭上流。以自雪乎。

瘧多寒者。名曰牡瘧。蜀漆散主之。



外臺引仲景傷寒論作牝瘧元堅云宋本外臺作牡瘧蓋其作牝者程衍道明崇禎人重刻外臺秘要者所意改吳氏醫方考云牝陰也無陽之名故多寒名牝瘧

蜀漆散方

蜀漆洗去腥

雲母燒二日夜

龍骨等分

右三味杵為散未發前以漿水服半錢○溫瘧加蜀漆半分臨發時服

一錢七一方雲母作雲實

洗去腥趙刻本誤作燒去腥今據徐鎔本改外臺方云蜀漆洗去腥雲母龍骨右三味等分搗篩為散先未發前一炊以清酢漿水和半錢服臨發時更服一錢溫瘧者加蜀漆半分雲母炭火燒之三日三夜用注云雲母一作雲實方極云蜀漆散治寒熱發作有時臍下有動者

類聚方廣義云牝瘧七八發若十餘發後病勢漸衰者未發前一時許以酢水等分或新汲水服一錢七則吐水而愈



程氏云蜀漆常山苗也得漿水能吐瘧之頑痰此方乃吐頑痰和陰陽之劑故牝瘧溫瘧俱可服元堅云雲母龍骨性用注家所說似未明晰攷之本草亦未見有治瘧之能竊以為此二味及牡蠣俱有解水結之功故與蜀漆相配能豁瘧痰也肘後方曰老瘧久不斷者末龍骨方寸匕先發一時以酒一升半煮三沸及熱盡服溫覆取汗便即效千金翼曰療痰飲頭痛往來寒熱方常山一兩雲母粉二兩右二味為散熟湯服方寸匕吐之止若吐不盡更服並與此方其意相似又刺瘧篇次注曰先其發時真邪異居波隴不起故可治過時則真邪相合攻之則反傷真氣故曰失時蓋得此說而此方服法義益明矣淵雷案此方用以截瘧無論寒多熱多但臍下有動者甚效若胸腹有動者加牡蠣惟截瘧須於瘧發三五次以後行之截之若早常有貽後病雖西醫習用之奎寧用早亦滋流弊又須於瘧發前一小時乃至二小時服藥服早不過不效而已服遲則瘧發更增躁擾此皆經驗之事實知古人信不我欺



附外臺祕要方

○牡蠣湯治牡瘡。

牡蠣四兩 熬

麻黃去節 四兩

甘草二兩

蜀漆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黃去上沫得六升內諸藥煮取二升溫服一升若吐則勿更服。

各篇中附方蓋宋臣孫奇林億等校理醫籍時采入決擇頗精亦有本是仲景方而要略遺佚者故諸家注本多存而不去。惟程氏直解及醫宗金鑑不載附方東醫亦與仲景方同論

列此方外臺列於蜀漆散之前云仲景傷寒論牝瘡多寒者名牝瘡牡蠣湯主之方中甘草下有炙字蜀漆下更有七字云若無用常山代之煮服法云右四味切以水先洗蜀漆三遍去腥以水八升煮蜀漆及麻黃去沫取六升內二味更煎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即吐勿更服則愈。

方極云牡蠣湯治甘草麻黃湯證。甘草麻黃湯治喘急迫或自汗或不汗者而胸中有動者方機云治瘧疾



惡寒甚胸腹動劇者兼用紫圓。

趙氏云牡蠣與堅消結除滯血今更佐之蜀漆以理心下所結之邪而甘草佐麻黃非獨散寒且可發越陽氣而通於外陽通結去其病即瘥尤氏云蓋亦蜀漆散之意而外攻之力較猛矣元堅云此方吐而兼汗者張戴人法間有此類然愚嘗用治瘧夜間發及熱甚無汗者服後不吐而汗稍稍邪解就愈尤氏以謂外攻之力較猛者信矣。

○柴胡去半夏加栝萸湯治瘧病發渴者亦治勞瘧。

柴胡

八兩

人參

黃芩

甘草

各三兩

栝萸根

四兩

生薑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二服。

外臺引張仲景傷寒論瘧發渴者與小柴胡去半夏加栝樓湯方中甘草下有炙字大棗下有擘字日二服作日三注云經心錄療勞瘧案勞瘧者巢源云凡瘧積

